

WANG ZENGQI
ZAOQI YIWEN

汪曾祺

早期逸文

苏北◎选编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WANG ZENGQI
ZAOQI YIWEN

汪曾祺
早期逸文

苏北◎选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曾祺早期逸文/苏北选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396-5107-1

I. ①汪… II. ①苏…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5499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宋潇婧 王婧婧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5 字数:200千字

版次: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4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这个人让人念念不忘

这是一件我非常想做的事情。做这件事情十分快乐。

我其实已自制了一本这本书的装订本，牛皮纸封面，目录页码齐全，有模有样的。可是我想最好是让更多的人读到这些文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知道还有许多读者和我一样，喜欢这个可爱的老头：有些已经是八零后、九零后，或者是零零后了。这些迹象我们从网络上的博客和微博以及微信圈中就不难看出。

我知道，喜欢汪曾祺是一件快乐的事，甚至是一件“高雅”的事，因为读汪曾祺的人似乎都有那么点“文艺”的样子。

虽然我写过一些汪曾祺的文章，对汪曾祺可以说比较了解，对他的趣闻逸事，也知道得不少，可近几天偶尔听朋友说他的一段故事，还是让我喜欢得不行。

这个故事的亲历者是徽州人程鹰。

我来复述一下这个故事。我尽量说得慢一点。

话说1989年，汪曾祺和林斤澜老哥俩受邀到徽州游玩。当

天晚上，市里接待，颇隆重，汪显然不喜欢这样的热闹，席间逮到机会，便对市里陪同的领导说，明天就让小程陪我们就行了。领导见汪诚恳（在喝酒上也可看出），而且酒喝得不错，就应允了。

第二天一早，程鹰赶到宾馆，正好汪已经下楼，正准备去门口的小卖部买烟，程跟了过去。

汪走近柜台，从裤子口袋里抓出一把钱，数也不数，往柜台上一推，说：“买两包烟。”——程鹰说，他记得非常清楚，是上海产的“双喜”，红双喜。卖烟的在一把钱中挑选一下，拿够烟钱，又把这一堆钱往回一推，汪看都没看，把这一堆钱又塞回口袋，之后把一包烟往程鹰面前一推：“你一包，我一包。”

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

程鹰说：“是的。”

林说：“《花城》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个，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条。”

汪丢下酒杯，望着林：“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

林用发亮的眼睛望着汪，笑了。

汪说：“我的小说就发不了头条，有时非要发末条呢。”

老头儿来了兴致，又说了一通：“我的一个小说，转了七八家，都不能用，最后给到东北一个《海燕》，说能发，我写的是一个手艺人，里面有一句话，写手艺人‘走进了他的工作’，编辑说不通，要给我改成‘他走进了他的工作间’。那时候的手艺人，有什么工作间？”

汪说完,也用发亮的眼睛,忘着林和程,抿嘴笑。

程鹰是在酒桌上说的这个故事。程鹰穿着白色亚麻的衣衫,人清瘦,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故事说完,程鹰低声说:

“我喜欢这个老头儿。”

一个人让人喜欢,有时很难;有时也并不难。一个细节,一个眼神,或者一句话。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

有一个叫时风的人,给汪曾祺写信,想请汪先生给他画一幅猫,并随信寄了50块钱。

汪回信说:

时风先生:

来信收到。我不善画猫,且画猫为中堂者亦少见。检近作梅花一幅以赠,这也算是小中堂。

寄来的五十元敬还,另寄。我作字画从不收钱,尚祈见谅。

即候时安!

汪曾祺(11月5日)

这是我从网上搜来的汪一封信,不知写于何年?时风也不知是何许人也。

还有一封信,和这封信内容一样,也是关于索画的事。有个叫麦风的沈阳人,1995年认识了汪,去过汪先生在蒲黄榆的家。初次见面不好开口,回到沈阳,便给汪先生去了一封信,试探看能否购买一幅画。汪收到来信,即画了一幅花卉寄去,并附一信写道:

麦风同志:

索画之函今日才转到我手中,当即命笔。我作画不索酬,请勿寄钱来。

曾祺问候!

1995年10月14日

又一次麦风去汪家,刚进门坐定,汪先生就拿一幅画放在他手中,说:“早晨画了一幅画,送给你吧。”麦风欣喜异常,那是一幅荷花图,墨色的宽宽大大的荷叶,黄的花蕊和粉的花,墨色淋漓,临风自得。

以上的这些细节,都让我们心中温暖。我与汪先生生前有些交往,深切地感受过这种特殊的温暖。这种温暖非常奇怪,他不是一般的师生情、友情,这里面爱的成分很多,而且一言两语难尽。也许这只是老一辈人的风范,也许西南联大出来的人,都有点这个样子。谁晓得呢!

一个人总是让人念念不忘,我想从以上的描述中,也不难找

出答案。

尽说跑题的话。还是回来说点正事吧。

书里早期逸文的绝大部分,发现者为清华大学的解志熙教授、斐春芳博士、西南师大的李光荣教授、东北师大的徐强教授以及上海《文汇报》的周毅女士,这些逸文都已在相关专业报刊上发表过。书中的注文为解志熙教授、斐春芳博士、李光荣教授和编者所注。特此说明,并感谢他们的支持。

书后的附录部分,为研究这批早期逸文的文章,也都已在国内的报刊上刊发。附在书后,便于阅读者对这些逸文的理解。也许是“添足”了。既然辛苦的编出了这本书,夹点私货,就算是回报,也由它去了。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是你们的精心编辑,才有了这般模样的一本书。这里一并致谢。

一点说明,也够长了。就此打住。

苏北

2014年9月4日

目 录

这个人让人念念不忘 苏北 / 001

诗歌

消息

——童话的解说之一 / 003

封泥

——童话的解说之二 / 010

文明街 / 015

落叶松 / 021

二秋辑 / 023

有血的被单 / 025

昆明的春天 / 027

昆明小街景 / 029

自画像

——给一切不认识我的和一个认识我的 / 032

散文

黑罌粟花

——李贺诗歌编读后 / 037

昆明草木 / 042

飞的 / 048

蝴蝶：日记抄 / 052

花·果子·旅行：日记抄 / 056

街上的孩子 / 061

他眼睛里有些东西，决非天空 / 065

烧花集 / 071

旛与旌 / 073

书《寂寞》后 / 078

斑鸠 / 083

蜘蛛和苍蝇 / 087

卦摊

——阙下杂记之一 / 091

小说

钓 / 113

翠子 / 118

寒夜 / 127

春天 / 135

猎猎

——寄珠湖 / 143

谁是错的? / 149

除岁 / 158

河上 / 169

匹夫 / 178

结婚 / 203

前天 / 215

冬天

——小说《豆腐店》之一片段 / 221

悒郁 / 226

灯下 / 231

唤车 / 240

最响的炮仗 / 246

驴 / 255

附录

浅紫色的汪曾祺 苏北 / 263

“沉醉是一点也不粗暴的,沉醉极其自然”

——早期《笔会》上的一组汪曾祺逸文 芳菲 / 266

《钓》:汪曾祺的文学开端 李光荣 / 273

出色的起点

——汪曾祺早期作品校读札记 解志熙 / 278

舌尖上的汪曾祺 苏北 / 304

SHI

GE

诗 歌

消 息

——童话的解说之一^①

亲爱的,你别这样,
别用含泪的眼睛对我,
我不愿意从静水里
看久已沉积的悲哀^②,
你看我如叙述一篇论文,
删去一般不必要的符号,
告诉你,我老了……
如江南轻轻的有了秋天,

二月天在一朵淡白的杜鹃上谢落了,
又飘向何方。我还未看清自己的颜色。

① 编者注:本诗发表于1941年6月12日昆明《中央日报》第62期,作者署名“汪曾祺”。

② 编者注:汪曾祺的诗句“我不愿意从静水里/看久已沉积的悲哀”,可参照卞之琳的《水成岩》一诗末节:“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积下了层叠的悲哀。”二诗均传达了时光流转、年华逝去的悲哀,但处理这种情绪的方式有别,卞沉溺而汪审视。

只是，我是个老人，
而你，你依旧年青。

我能想起第一回
在我的嘴里有衰老的名字，
又甚么^①时候遗忘了诧异，
我也能在青灯前
为你说每一根白发的故事，
可是，我不能，
因为你有黑而大的眼睛。
当我辞退了形容词，
忙碌于解剖一具历史的标本。

是的，我也年青过，
那是你记得的，
我浪费了又尊敬了的。
而现在，我遥望它微笑。

琉璃瓦下的砖缝里种一棵燕麦，
不经摇曳便熟了，

① 编者注：“甚么”今作“什么”，后文同。

一穗萎弱的年华
挂几片瘵死的希望，
交付一把不说故事的竹帚，
更向自己学会了原谅。

我年青过，
那多半是因为你。
但是衰老是无情的，
因为人们以无情对衰老。
我仍将干了的花朵还你，
再为你破例的说我自己。

在那边，在那边，……
哦，你别这样。

慢慢的，慢慢的……
我还能在心里
找出一点风化的温柔，
如破烂的调色板上
有变了色的颜色，
忘了你，也忘了我，
听我说一个笑话：

一个年青人
依照自己的意思
(虽然仍得感谢上帝),
在深黑的纸上画过自己,
一次,又一次,
说着崇高,说着美丽,
为一切好看的声音
校正了定义,
像一只北极的萤虫,
在嘶鸣的水上
记下了素洁。

为怕翻搅的浓腻的彩色,
给灵魂涂一层香油,
(永远柔润的滋液)
透明外有幽幻的虹光了,
可是,“防火水中”——
生于玉泉的香草也烂了根叶,
看严冰也开出了紫焰呢,亲爱的……

你看过一滴深蓝
在清水里幻想
大理石的天空,